

明

史

明史卷八十五

志五十九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爲四瀆之宗禹貢導積石詳龍門而下不及其
源漢張騫通西域得葱嶺于闐交流匯鹽澤唐劉元
鼎尚書註劉
誤作薛克西蕃盟會使見三山如鋤出流澄緩
於悶磨黎山元都實專受河源命西行四閱月抵吐
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散渙可七八十里登高
瞰之若列宿然是名星宿海自此至中國計萬里詳
載元史中其繞崑崙而踰積石也經陝西河州又東

北至蘭州金縣伏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再轉入中國繞朔方上郡歷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南經山西大同迤西及太原汾州益南入平陽出壺口龍門過雷首山西麓華山北麓復折而東過河南底柱迤河南府北又東至孟津左右多高山夾束黃河流於其中雖渭洛大川衆水交注一無泛溢患及孟津而東地平土疏衝潰乃見大抵西漢時河常東北出合漳水入海東漢迄隋唐俱無大害自朱全忠決滑州浸淫宋熙寧中始分趨東南一合泗亦曰南清河入淮一合濟亦曰北清河入海議者多主北流復禹故迹糜財勞衆竟無成功金大定明昌中北流絕全河皆以淮

治之人必也。桃花水盛，伏漲秋溢，晝防夜防，風防雨防，無一不治之時，必也。稽古昔詢耆老，躬行巡視，相度源委，若疏若濬，若塞無一不治之法。夫而後河其無患乎？有明一代固多偉人，如宋禮之開會通，陳瑄之鑿清江浦，徐有貞之治沙灣，劉大夏之塞張秋，朱衡師盛應期之新河，潘季馴之董口，其利澤皆垂于後世。至于分水南旺出七十二泉之流，徐沛接其四，漳衛承其六，智近神明，乃出一老人白英之策。而宋禮因得成一代漕之功焉。若夫加河之開謀，始于翁大立，繼以傅希摯，功創于劉東星，繼以李化龍及曹

決開封東堤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越六日決
杞縣入巴河遣官督所司塞治齟被災租稅二十二
年二月河沒儀封徙其治于白樓村二十三年二月
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遲夏邑永城州民李從義詣
闕乞軍民治防從其言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
屬縣民併力築之一月成罪有司不以聞官從義知
晉州七月決河南漂沒民舍遣使行賑萬五千七百
一十三戶二十四年四月決原武黑陽山東經開封
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
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

漫過安山元會通河亦淤二十五年正月決陽武汜
濫及陳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
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詔修築發開封等
府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供其役十一月祗寒
罷原武河役三十年八月決開封城三面受水將及
軍儲倉巨盈庫詔於滎陽高阜處改作待之十一月
蔡河南徙入陳州永樂三年二月決馬村堤三月決
溫縣馱塢村堤四千丈濟滎河溢四年八月修陽武
黃河決岍及中牟汴河北堤八年十二月河南守臣
以汴梁河決壞城二百餘丈聞帝諭工部曰汴梁城

逼近黃河屢衝決爲患此國家藩屏地不可以緩比
河水復增三尺其急遣人往視隄防九年三月浚河
南黃河故道時河歲爲患民困修築至是壞田廬益
甚命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
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岍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使循
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十萬
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率運木夫同侍郎金純
相治之時純同尚書宋禮方開會通河併命禮彙總
其役七月黃河故道濬復純從封丘荆隆口下達塌
場口築堤導河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轉漕之道始

定乃議罷海運而河南水患亦稍息矣十年六月陽
武中鹽堤決二百二十餘丈漫流中牟祥符尉氏諸
縣遣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芳言堤當急流之衝夏秋
泛漲勢不可驟殺宜依新開河畔捲土爲埽樹椿捍
禦庶不至重爲民患從之九月芳又言中灤導河分
流使由故道北入海河南免昏墊誠萬世利但沿河
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必不能持久若編木
成囤如欄圍然置諸水以椿木釘之實石其中再用
橫木貫椿表牽築堤上則水殺堤固河患易息詔如
議尚書禮特薦其才擢工部侍郎十一年八月決遂

平十一月修榮澤大賓堤十二年八月河溢壞開封
土城二百餘丈遣官修築九月修武陟象村馬曲諸
堤五百餘丈十四年七月靈雨堤決開封州縣十有
四屬沒民田禾十六年十月行在工部言河南河溢
決埽座四十餘丈遣官修築二十年十月工部言開
封土城堤舊離黃河五里餘河自邊村經獨樂岡南
入淮此河決而西城堤蕩嚙屢修屢潰宜浚故道使
通之報可宣德六年二月河南布政使言祥符舊有
新開河直抵儀封黃陵岡凡四百五十里中多淤塞
請疏濬從之七月河暴溢滄沒祥符中牟陽武通許

榮澤尉氏原武陳留民居禾稼正統二年九月發民
丁二萬軍餘一萬修築陽武原武榮澤秋雨漲決堤
岍三十餘處三年七月決陽武八月決邳州灌諸邑
山東魚臺金鄉嘉祥尤甚命隨宜捍築之十年六月
修河南杞縣離溝堤濬牛墓岡舊河九月決荊隆口
揚穀堤張家黑龍廟口十三年五月陳留河水漲潰
金村堤及黑潭南岍築將塞六月復決命軍夫協修
之七月決河南八柳樹口漫流山東曹濮抵東昌壤
沙灣等堤傷民田廬無算命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
九月遣尚書石璞祭封河伯十二月永和以冬寒遽

停役且奏河從衛輝八柳樹口決宜河南巡河及三
司官修塞帝切責之令山東三司築沙灣勅以即往
河南躬督措置十四年三月永和言黑陽山西灣已
通水由太黃寺資漕河東昌復置分水閘設三空放
水入大清河歸海其八柳樹猶未宜用工沙灣堤宜
常啓分水閘二空泄上流則不爲後患從之仍戒速
濬毋久憊軍夫景泰三年四月遷原武縣治去城西
北十餘里即漢卷縣舊址特高爽不受水五月沙灣
塞自河決沙灣徑趨海運道大阻尚書璞等旣受命
以決口未易築乃濬自黑陽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

沙灣決如故於是命內官黎賢阮落御史彭誼往協
璞等築石堤以禦決穿月河二引水益運決勢漸微
始克築塞之六月雨決旬河復決沙灣北馬頭七十
餘丈近河地盡沒九月勅諭都御史王文以太牢祭
河神閏九月西華縣請徙建縣治以避水害從之十
二月復勅內官黎質武良侍郎趙榮往治沙灣四年
正月河復決沙灣新塞口南二月詔加封河神爲朝
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大河之神命巡撫山東尚書
薛希璉祭以太牢四月復築沙灣決口五月沙灣大
雷雨復決北馬頭堤岍四十餘丈漕河水悉掣入鹽

河糧艘阻六月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暹言黃河舊從
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
爲二一決新鄉八柳樹由故道東經延津封丘入沙
灣一決滎陽漫流原武抵開封祥符扶溝通許洧川
尉氏臨潁鄆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等處沒民
田數十萬頃開封特甚曾築大小堤城西捍禦今小
堤已沒大堤復壞其半臣會所司議從不被災處量
起軍民夫協築大堤預防後患帝可其奏十月以諭
德徐有貞爲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五年八月巡按
河南御史張瀾奏原武黃河東畔先開二河合黑陽

山舊道引水濟徐呂今改決而北其新開河淤塞不通恐二洪亦漸乏水必妨漕運請於黑陽山北河流紆迴處自其決口改挑一河以接舊道而注之洪度可二萬夫一月畢工從之十一月有貞上治沙灣策初河以決故涸有貞至適水暴漲公私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期而遣之乃周爰巡行踰濟涉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灌范徃來相度者久之至是言水之爲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堙昔漢武塞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䟽汴渠踰年著績其明徵也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旣散又由豫而克土疏水益肆

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
沒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堤潰渠淤漕道以阻
今欲驟堙祇益淤漬耳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
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
而後有成時有阻者謂不能塞河令不爲患顧從而
開之耶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各一
均注水五竅瀉先涸中使還報帝以疏策爲良議遂
定有貞始鳩工前所遣卒亦依期至先爲渠以疏之
中置閘其間渠起金堤張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
灤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

東西影塘又十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峯由李
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
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
水過則害微乃利有貞節其過而導其微六年七月
乙亥報功成賜渠名廣濟凡河流旁出不順者則堰
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
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九堰既設水遂不
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而阿西郵東曹南鄆北出沮
洳資灌甌爲田百數十萬頃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
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

閘于東昌龍灣魏灣者八依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
法加損益之置門于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
小則拘以濟運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上制其源下
歸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由
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請蠲瀕河民
馬牧傭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以紓民力工部覆如
有貞請勿中制以是得有功凡五百五十五日役夫
五萬八千有奇用木十萬有奇竹倍木鐵斤十有二
萬破三千緇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麻藁
秸又倍荆土石不勝計而用官糧僅五萬石决垂十

年至是乃塞帝以河道雖完尚恐未堅命有貞明年仍往視之八月管河主事李蕃奏陽武脾沙岡初爲徐呂二洪水淺鑿引黃河近又濬封丘新集等處濟沙灣岡水細微必不能兼濟此得彼失非善計且新集地高多費請勅都御史徐有貞經理從之七年九月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至八月大雨諸河溢高地丈餘滄沒漂溺無算幸沙灣新築水門一帶堤岸無虞其感應祠舊堤所決獨大所係尤要請置禦水埽如水門埽堰制仍從濟寧至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久帝是之即勅有貞督築先上歲冬有貞請

預爲大水防時方曠乾衆以爲過至是服其慮天順
五年七月河溢決汴梁土城逾日北磚城亦決壞官
民軍舍溺死甚衆許州襄城亦先後城決滄沒如之
命侍郎薛遠往視諭以多方築實仍開浚下流撫卹
被災人戶給粟蠲田租公廨民居俱以次修理六年
二月發丁壯一千人開祥符曹家溜七年二月河南
布政司照磨金景輝上言國初黃河在封丘自徙康
王馬頭河分二支一由沙門注漕河一由荆隆口達
徐呂入海正統間決滎澤入淮舊河俱堙運道以滯
景泰間水迫城築堤四十餘里勞費過甚而水發輒

復潰然未至決城爲人害天順初暴溢土城磚城相繼以崩公私廬舍貫蓄漂沒殆盡皇上憫視元元特遣大臣往治竊令黃河不循故道併淮而流是爲妄行急宜疏導以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仍行隄防之策臣恐開封終爲魚鱉區矣伏乞勅部移文所在官司先爲疏濶荆隆口以接漕河再相度舊河可開處酌量挑濬以洩水患章下部如其言行成化十四年九月河溢決開封護城堤五十丈十一月巡撫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由下流壅塞以致衝決散漫滄沒民居今直疏濬開封西南新城地下

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壅塞以洩桃花營上流水勢
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宜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鄆
陵諸縣睢陳歸德諸州滄沒其衝決堤口則俟水落
興築帝勅衍酌行未幾報塞十五年正月避河患遷
滎澤縣治于北丁鋪弘治二年五月河決開封黃沙
岡蘇村野場至洛裏堤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
六處又決埽頭五所入沁河所經郡邑多被害汴梁
尤甚勅所司大發卒築之九月以白昂爲侍郎往治
議者請徙河南省城避其害十一月巡按河南御史
陳寬等言黃河自古爲患亦惟徐圖修塞不宜輒議

遷城搖動人心時布政使徐恪亦力持不可議乃寢
三年正月昂奏臣奉命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度水
勢至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岍者十之
三八北岍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楊橋等處至祥
符界折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淮
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淮又一支自歸德
州通鳳陽亳州亦合渦河入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
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荆隆
等口至曹州等處衝入張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積決
口已淤因并爲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

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勢也臣
以爲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其間各有灘嶺水脉頗微
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
能受方有漂沒之虞况上流荆隆等口雖暫淤久將
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隄岍以衛張秋但原
數開山東河南北直隸河道南直隸則未及兩淮徐
境實河所經行要地尚無所統詔復令昂會同詳議
以行昂舉郎中婁性協治乃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
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揚橋以達淮濬
宿州古汴河以入泗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中經

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又
疏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三十六由河入淮汴入睢
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昂又以河南入淮
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
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
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準盈縮以時啓閉
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也十二月漕運都御史張
瑋言徐州小黃河舊在州城西北宋熙寧間守臣蘇
軾堤以巨石鎮以黃樓故水不爲患近黃河復決改
流城北其勢洶湧壞廬舍憂及城郭臣會官議濬但

上流接沁水屬河南請勅協同經度從之六年二月以劉大夏爲都御史治決河先一歲河復決荊隆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侍郎陳政督治政旣會山東河南守臣周視水勢見滎澤孫家渡口經中牟朱仙鎮抵陳州與歸德飲馬池聯鳳陽亳界入淮二故道已皆淤塞因致上流衝激勢盡北趨自祥符孫家口揚家口車船口蘭陽銅瓦廂決爲數支俱入運道于是張秋一帶勢甚危急從堂邑至濟寧隄岍多崩圯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洩湍流不及亦有潰衝計欲浚舊河以殺上流勢塞

決河以防下流患方大起丁夫漸次修舉未數月政
卒時建議洶洶謂宜復海運朝議弗是也帝深以爲
憂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至再三僉舉大夏遂賜
勅以往十二月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言黃河爲患南
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
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
大梁河有決不過瀕河數郡受其害今京師專藉會
通河歲運東南粟數百萬石以供軍國若河決而北
則大爲漕憂夫長河西來一瀉千里非殺其勢而利
導之其衝突有不可禦者昔欽馬白露等河界榮鄭

五河東西間皆河故道所在淤淺誠相審地宜備加
疏濬則正流歸道餘波就壑南行既順北岸自不受
決矣然旣殺水勢於東南必須築隄岸于西北令黃
陵岡等處舊堤缺壞豈可因任奔雷當于下流東北
詳度之因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淮以入
于海則張秋等處且俱可無患但水勢無常非得人
與專任計無所用竊見僉事張鵬見任河南廉幹老
成習知河道凡往來巡視隨宜補救請一以付之近
都御史劉大夏奉命治河單車就道戴星出入不常
厥居宜歸德州或東昌府令置公廨居中裁決分屬

治事凡所建白一一准行必久任必專信使得盡其
展布庶奏久遠之績帝然之七年正月工部言頃河
決張秋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令聞修築未完自臨
清至沛縣漕河俱淺管河郎中陳綺勢難周屢諸地
請遣臣部屬官有幹局者前會大夏計處以相其成
從之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都御史劉
大夏共治張秋決十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上言
張秋之役官多而任不專供億甚鉅日費百金乞取
興銳回京崑任大夏以責成功下廷臣集議工部覆
仍令同心協治從之茂元尋逮獄十二月大夏以築

塞張秋決口成與銳秦聞初河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使糧運可濟乃浚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浚滎澤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年至潁川東入淮又浚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太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緣以石隄隱

若長虹功乃成帝遣行人賫羊酒徃勞之賜名安平
鎮仍留經理黃陵岡及荆隆等口疏築事宜八年正
月舉工閱旬有五日工竣又築堤二感水南下大名
長堤起胙城經滑長垣東明又歷曹直抵虞城凡三
百六十里荆隆口新堤起于家店及銅瓦廂東橋抵
小宋集凡一百六十里又恐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
復至張秋患漕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用減水埧
法植木爲杙中實磚石上爲橫木着以厚板加埧巨
石屈鐵鏈之液穢埧之埧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
甃石爲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溢則衝

蓄殺涸則河漕存而潰決之患希矣二月報成三月
勅建黃河神祠以鎮之賜額曰昭應七月召大夏等
還京十三年三月巡撫河南都御史鄭齡奏修丁家
道口上下河決隄岸初安平鎮決河旣塞復決侯家
潭口河南管河副使張鴈議塞未果再度丁家道口
別鑿一渠接洪便運亦未報兗州知府龔弘奏今秋
水從玉牌口東行仍逆流東北至黃陵岡入曹單南
連虞城漂沒廬舍人畜宜令守臣濬築于是齡奏徐
呂二洪實藉河沁接濟今丁家道口決十有二處濶
三百餘丈淤澱且三十餘里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

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則蕭碭被患而漕流有阻疏
捍誠今日急務宜盡力圖之從其請自劉大夏督治
河尚在清河口入淮十八年漸北徙三百里至宿遷
小河口入淮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
橋入淮四年六月溢皮狐營決曹縣温家馮家等口
北衝黃陵岡埽座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堤
循漕河大堤東南行賈魯河下流淤亦出張家口合
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城下直趨沛縣飛雲橋
較前徙又北一百二十里九月又決曹縣梁靖等口
直抵單縣溺人畜田廬豐縣城宛在水中兩岫相望

潤且百里滔滔若建瓴其勢北趨不可遏諸漕運暨山東巡鎮官恐經鉅野陽穀大爲濟寧安平運道憂十月各陳奏方畧帝以河患重事仍行各官協心經度之十二月勅侍郎崔巖兼都御史往理黃河五年二月御史林茂達等言河勢北趨堤外水高堤內地此下有傷別在東北下倘北決龍王廟壞安平鎮則其害漕河必當之宜亟疏北流儀封考城諸故道引使南流勢有所分然後築塞決口修復舊堤從張岡馬頭東至龍王廟別築月堤倍加高厚庶大堤不致衝潰運道亡患報可六月塞垂成大雨時行暴漲潰之帝切責巖治河無

口延袤二百餘里廣百尺高十有五尺今擬退距十里許再築堤延袤高廣如之即河水溢甚奔越十里外亦散漫勢平可無復大決俟水落即再修塞功易就從之嘉靖五年三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分洩水勢毋偏言徐沛部言發卒濬河勢未必分所費已不貲即功成他日山東河南又即今日徐沛矣萬一河流橫衝勢且梗運莫若捐治河費卹被災民輕徭省賦與徐沛休息帝謂部言是六月河溢沒豐縣徙其城華山八月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渺然巨浸千有餘

里請疏渦河堙塞故道開支河務奏實效帝命工部
議於時大學士費宏言河勢南趨自入汴梁以東支
爲三散由潁亳渦河其道各出雖橫決無甚害至正
德末渦河就淤黃河大股無所殺其勢乃奔沛縣飛
雲橋及徐州溜溝諸處衝入漕河泛溢瀾漫今浮沙
湧塞舟楫悉取道昭陽湖春夏交湖面淺涸歲漕東
南四百萬石何由達此其憂方大宜濬渦河如舊御
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
長淮曰渦河一自開封經葛岡小埧丁家道口牧馬
集鴛鴦口至徐小浮橋口曰汴河一自小埧經歸德

方十月侍郎李堂代六年二月堂還京先堂受命欲起大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長堤三百一十里用防河徙未即工至是再奏銅瓦廂等諸岸崩頽陳橋集等長堤淺薄俱應增築時河南累荒盜賊蜂起部議將緊要處所速爲濟塞其有不急者罷其役遂召堂領以副使一人七年九月以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堤起曹縣城北魏家灣亘八十里至雙堠集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又堤三十里續之八年六月復決黃陵岡部議黃陵岡界在大名山東河南三省交工役各主彼此事權不一宜遣重臣耑委帝

勃愷兼理其事九月愷奏山川效靈河南徙尚書李
鍇請祭河神詔賜愷羊酒是年河決曹縣以西從城
北東行曹單民被害益甚又驟雨漲娘娘廟北五里
焦家口衝決曹縣以南城武以北居民田廬殆盡十
二年九月河決沒城武縣十六年五月總理河道都
御史龔弘言河徙不常日漸以北合大河水歸入黃
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入舊運其黃陵岡原築三
埽今二埽已決亟宜補築其一用備衝壅又虞諸水
橫發或再決徑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勢益湍迅未
可復禦臣先常築堤起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揚家

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白上源久堙亟宜挑濬御史穆相言究南徐北去東海不遠宜相地開渠立壩建閘使水有所歸且啓閉準水勢民運皆有益御史劉樂言曹縣梁靖口南岍舊有賈魯河至武家口一十三里宜大浚下接小黃河原通徐州故道一百一十七里亦宜疏通漕運總兵官楊宏言徐州上流如歸德小壩河丁家道口河與亳渦河宿遷小河俱有黃沁分流支派開濬爲便時先後言人人殊總以疏河入淮爲徐沛紓水患十二月部議運關國計開封大名地方多

黃河故道不塞必害運以此黃陵岡荆隆口歲築無
虛日幸地居上流且順河東行足保障無虞徐與豐
沛居其下已受全河勢苦救水不暇築施工築力何
能支無已令堤塞支流障水入正河勿使爲城郭運
道憂沛縣開河誠宜疏濬惟地形高下與黃河水勢
向背須詳度得宜而行之渦河上流賈魯舊河費大
功難未可輕舉詔如議六年六月總理河道侍郎章
拯言黃河濟漕固爲國利然橫溢亦大爲民害今欲
引水南行滎陽孫家渡蘭陽趙皮寨俱宜浚但二河
通渦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諸園寢恐爲患

巨測歸德寧陵北有全河一道起飲馬池抵文家集
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誠浚趙皮寨
通于集令與俱出水勢可殺園寢亦無患乃爲圖說
以獻帝命戒期舉事是年河決曹單及城武楊家口
梁靖口吳士舉莊衝入雞鳴臺運道大阻十月少卿
黃綰言黃河在三代時未嘗爲患蓋以水性向北就
而導之其流自順後世引河作渠或以通漕隄防乃
起于是有決塞矣漢甄子猶道河北行復禹舊跡而
梁楚地得底定隨開通濟渠引河入汴河亦漸合淮
以入海夫跨中條而南其地勢西南高東北下又汴

河日以滲流而彭城下邳馬陵諸山皆從泰山東轉而西以逆水勢水求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水大則河不能容泛溢原野其爲豐沛徐淮患自其宜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當從充冀間求其兩高中低即中條北條所交處浚使北流由直沽入海乃得免墊沒或疑沛河旣去漕河必淤夫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資黃河也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實鍾聚所宜時加修濬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漕河亦不竭矣是時詹事霍韜都御史胡世寧尚書李承勛皆建議治河韜言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殺其勢臣

與少詹事方獻夫竊憂之以爲水溢徐沛猶有二洪
爲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長垣亦得所底極若引而
注之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一奔放數郡皆
壑患不獨徐沛矣莫若先疏漕河沿昭陽湖畔築長
堤濬小渠復爲閘瀦洩之運道自可無阻世寧言今
日事開運道最急然不治河運道何由通夫河流分
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善治河
者在不與河爭利而順導其性河自經汴以來南分
二道一出汴城西榮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
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

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出宿遷其東分五道一
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
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
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
漕渠而總南會於淮今諸道皆塞惟存沛縣一道水
勢既合又河狹不能容所以豐沛徐州溢爲巨浸近
又漫入昭陽湖致使運道壅淤所宜因故道以治汴
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於以分殺上流水力汴東及
東南諸道其陽穀魚臺恐決而東北不可復開懷遠
宿遷小浮橋溜溝宜擇其利便者疏導一二使下流

勢復有所分洩更防北徙從城武以南葺長堤抵豐
單接沛北廟道口以爲保障此治河急務若計運道
莫若昭陽湖東岬滕沛魚臺鄒縣間獨山新安社諸
處別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復厚築西岬使不
得溢而以一湖爲河流散漫之區洵上策也承勛言
與世寧大率類命總督大臣集議七年正月總理河
道都御史盛應期請從昭陽湖東岬北起江家口南
至留城長百有四十里開新河通運從之七月罷新
河役應期請緩一月終其功爲經久利詔應期回京
別用尋罷之應期果毅任事亦以嚴急召怨先是河

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應期大發卒開趙皮寨白河
一帶分殺水勢計日以成及是新河工亦已及半會
旱災修省功未就而罷後三十年卒循其遺跡八月
總理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沛漕沙淤胥黃河衝潰所
致臣觀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支河飛雲橋其下流
也弘治前三支分注皆會淮入海徐沛亡患今上流
俱就堙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一支又爲徐呂二洪
束運于是決堤壅沙爲患無已若不先疏上流惟挑
淤築防是務非長計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復疏孫
家渡分引河流請勅巡撫河南都御史潘垣嚴督管

河副使浚治庶功易集從之八年六月豐沛單三縣
河隄成是歲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閘上九
年五月孫家渡河堤成十一月希曾言黃河故道本
從歸德至徐入漕河永樂間漕船淺滯魚臺因濬開
封支河引水以濟弘治間河徙單豐出沛飛雲橋其
故道與支河俱塞今夏河決曹縣胡村寺東開一道
經賈家壩入古黃河仍從徐州小浮橋出東北開一
道又分爲二一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
經單縣長堤抵魚臺傍穀亭行運水患已遠魚臺無
淺滯漕運以利下所司知之十三年正月總理河道

都御史朱裳言從來河患未可以力勝惟分其流則
勢自平今趙皮寨梁靖口皆已疏通孫家渡亦在挑
澹惟渦河一支以野雞岡正河受淤泛流注入難卒
開兼迫近陵園未敢輕舉但宜深廣正河歸其散漫
更爲長堤從睢州張見口抵歸德郭村用防衝決仍
時疏梁靖口下流達徐小浮橋則北岍勢殺矣又自
原武至曹縣舊堤宜修魯橋至沛縣東堤宜築城武
至濟寧縷水大堤宜創穀亭淤河並宜通引入漕凡
皆順水性不與水爭地其清江浦口黃淮會衝宜深
浚加築堤壩往淮水獨流入海今黃水匯流入淮而

海口諸港且俱淤宜次第廣開之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詔可未幾河決趙皮寨南入淮穀亭流絕廟道口復淤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役夫十有四萬三千九百人濬之踰時河忽自夏邑太丘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濟二洪洄趙皮寨尋亦塞十四年二月天和請築壓口縷水堤從曹縣梁靖口東行岔河口又築長堤起曹縣八里灣抵單縣侯家林俱如議七月孟津被河患治徙聖賢莊十五年三月復豐縣治於故城時河流南徙民念故土稍稍從華山引還詔復之十六年七月命遷

夏邑城以避水災十二月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請
從地丘店野雞岡等處上流鑿河經桃園集丁家道
口入舊黃河截渦濟洪從之明年七月功成十八年
正月總理河道都御史胡纘宗言考城境新開孫繼
口孫祿口上分歸睢水勢下濟徐呂運道請築長堤
及將馬牧等處決口堵之二十年五月命侍郎王以
旂兼都御史督理河漕先一歲河決睢州野雞岡經
渦入淮二洪大涸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久治弗
績降俸戴罪至是以旂言景泰弘治間大臣治河如
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皆極力排塞不資以濟運也以

其勢猛流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墊且遷徙無常害多
利少今幸南徙宜䟽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以
濟徐呂仍築長堤聚沛以南水如會河通河制許之
二十一年二月持平奏野雞岡原有支河通徐呂資
運近黃河衝由渦河經亳泗大勢南徙于是孫繼口
淤二洪水微乞捍野雞岡開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
口合勢東行由蕭碭自徐入漕河六月報三口䟽濬
成晉以旂秩加持平侍郎尋復淤二十四年十一月
御史賈大亨言河從南徙患沿河諸州邑已議遷五
河蒙城縣治獨臨淮爲祖陵形勝難以遠徙而近地

無可據乞勅行相度以閏二十六年七月曹縣河決
水入城深二尺許溺死男婦以千計金鄉魚臺定陶
城武等處俱被害二十七年正月總理河道都御史
詹瀚乞從趙皮寨等處多穿支河兼厚隄防以爲之
捍報可三十一年九月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
安等處淤澱五十里十二月總理河道都御史曾鈞
言治河方畧自房村至雙溝曲頭諸處當濬自徐州
高廟至邳州沂河諸處宜築堤計費當十一萬三千
兩有奇宜役五萬六千人度二月罷帝俱如鈞請三
十二年閏二月鈞奏草灣老黃河劉伶臺宜挑浚築

塞使水復故道不致橫潰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
水清流可避黃河衝墊宜創建閘座以時啓閉從之
三十七年七月河自新集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
集河從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
小浮橋入徐洪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
分六股俱入漕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
下郭貫樓散五小股亦由小浮橋會徐洪六股大溜
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五小股龍溝母
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以故三十八年至四十三
年水得分瀉不壅不潰然分多勢弱運道亦以漸淤

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等處全河逆行分股入漕
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昭陽湖舊河湮沒八月命尚書
朱衡兼都御史督理河漕四十五年二月遣給事中
何起鳴往勘河工時衡主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呂
孟諸湖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議浚留城舊河於
是遣勘孰便三月起鳴還言舊河難復有五新河難
成有三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開新河不全
棄舊河宜如季馴言命廷臣集議皆以爲是六月決
馬家橋等處九月衡季馴奏新河工畢糧運俱由境
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安流無阻隆慶元年

正月命開廣秦溝時勘議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尚書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故河出境山以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故從華山分爲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南五里許此誠漕河利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爲患甚大朝廷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橫罹昏墊拳拳故道命勘上源但臣參考地形輿論顧有五不可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抵龍溝頗

有河形又係新淤無駐足處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
鮮不爲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
碭受之今改復故道特以魚沛禍移之蕭碭其不可
二也且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
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而狂瀾巨浸中施力甚
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萬曠日持久勞民既疲之
餘徼功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
工費計數百萬一有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上
源之議宜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
以防奔潰爲魚沛捍從之越五月功成先河決新集

龐家屯等處泛溢徐沛間故道沮洳不可復浚衡從
南陽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盛應期舊鑿河形在
焉又其地高阜黃河即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
渠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
口疏書河築馬家橋堤流出飛雲橋者逼使盡入秦溝
自留城至赤龍潭又五十二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
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
堤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
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爲支河八旱資以濟漕潦則洩
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于是河常由秦溝入

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七月河決沛縣泛考城曹單虞城及豐抵徐州敗民田廬不勝計漕舟二千有奇阻邳州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尚書衡言茶城淤塞宜俟水退疏濬漕舟阻滯必當設法通行惟此災民流移困苦深可哀矜亟請賑恤帝如奏都給事中嚴用和言黃河再溢運道梗徐沛其治河經久策宜行河道諸臣計處之部言黃河爲患惟當因勢利導隨敝修補自周漢迄今從無久治不決之術今沛屬東堤已竣而城南至境山西堤猶未舉宜亟築勿緩秦溝濁河皆難濬易淤從梁山

南當別穿一渠避遠黃水至欲多開故道竊以爲不
然漢罷力於瓠子宋基禍于回河近如嘉靖中孫家
渡一役疏濬幾時旋即壅塞亦未有奇策令河長受
約束者也詔是之四年七月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
溢決仲家淺等處黃河暴至茶城復淤大立言山水
方盛從梁山下漲孤山東南花山西南出戚家港合
黃河宜因加開浚依山作堤以避秦溝濁河歲有漲
淤患帝即命大立相度舉行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
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運千餘艘不
進大立言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

邳故先欲開加河口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宜今秋水浴至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加河以避洪水乞決擇二者部議黃河弘治間設官布夫河南患息嘉靖初長堤築曹單山東以寧近年新河改成豐沛無恙豈盡河流順軌亦人力勝也今引他水濟漕勢所不能濬新衝渠功未可卒就惟有築塞決口如昔房村方畧若開加河工誠浩大然亦可大省歲時疏治費命大立躬行接視條利害以聞十月大立言治邳河決大抵不越開

加口就新衝復故道三策而已然其利害亦相參計
開加口從馬家橋經利國監以入而出邳州則秦溝
河徐呂二洪險皆避且引薛河鴻溝水灌河兼水陸
通行諸驛遞分司可併省而徐沛東鄙民漸復生業
然防山水驟發宜多設水門水櫃利國間多伏石須
紆回避之即河成猶當數年勞費乃可久其便有五
而不便有三如就新衝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奔
刷久自成渠勞費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寧必
不南決無徐邳橫射患無匙頭灣險築堤平野又無
嘴蝕但曲頭集截水大壩費殊甚新堤難固水至當

復決又必廢睢寧一縣併入邳州其不便有三而便
亦有五若復故道則漕運得水可濟所阻九百艘可
出百年運道皆復兼振業徐州而存睢寧惟百數十
里淤工費視房村尤鉅置沙兩厓勢易崩塞掃灣以
堤雖堅弗固且河流所棄多難復其便與不便俱有
四部議復故道其開鑿泇口仍命大立熟計無持兩
可五年四月河復決邳州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
家青羊三口南決閻家曲頭集馬家淺關家張擺渡
王家房家白浪淺八口支流散漫乃自是頭灣八十
里悉淤八月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治決口

季馴役丁夫五萬捍塞之並浚匙頭灣淤河築縷堤
三萬餘丈故道漸復時議治遙堤兩厓北起磨臍溝
迄邳州直河南起離林鋪迄宿遷小河口部以費鉅
財絀止之尚書衡言初置漕運悉資泉流景泰從黃
河入運奪漕爲河故今徐沛漕河即黃河也歷考先
年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廢趨
邳宿則決野雞岡下亳泗而徐呂二洪涸比沛邑新
河成縱決亦不爲曹魚患茶城以南猶屬黃河宜令
盡遠之以善後則泗口河似可開宜命廷臣集議詔
可十月命季馴速治茶城淤淺旋以糧運漂沒罷之

六年正月復命尚書衡兼都御史經理河工衡請修築長堤從徐州至宿遷凡三百七十里併繕治豐沛大黃堤從之二月御史張守約言全河旣復故道修治之策獨有增厚隄岸以防漫潰宜爲大堤起徐州青田淺達呂梁曲頭集復起邳州直河抵宿遷小河口工最急次則小河口築縷堤使南抵桃源清河次又塞草灣清河決口次又自徐州築小堤使抵茶城築縷堤使抵曹縣計五百七十里隄絡繹相屬則河流自束勢必直下而可無淤決患若乃開泇口功未可必成且費必數十萬請已之帝以爲然五月衡與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言防河如防寇守堤如守邊河南屢被河患大爲隄防遂有數十年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以築則宜多方守之今堤三百七十里而遙即宜用夫三千七百人以防三里建一鋪四鋪設一老人統率巡視其期以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午堤願攜妻子居住者聽乞著爲令詔如議六月衡報徐邳等處河堤工竣兼請寢加口議命衡回部十一月賞尚書衡與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等銀幣有差時恭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貢運轉輸全資河道

徐以上河廣廣則水有所涵而濼洄徐以下河狹狹則水無所容而泛濫故欲河不爲暴莫如今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如束水急而驟東水急而驟使由地中舍堤別無策前都御史潘季馴議開一百里故道給事中維道議築三百里長堤皆謂費財且無益河獨先皇帝俞行臣等申畫地約下募夫令期六十日費三萬兩隄工以成河流無阻乞獎各官勞勩故有是命